

潔淨的櫥窗總是展示著裡頭的繁華，精緻的禮品或是漂亮的服裝，亦或是一看就知道很美味的料理。

映照過這些景象上的細弱身影看起來有些狼狽又矛盾，披散的紅長髮凌亂還附著泥沙，反觀漂亮的臉龐僅在小地方有髒污。

那晚跑出莊園的範圍後，卡西想在臉上弄點塵土遮掩卻連自己也嫌髒，只在鼻頭和近耳際的地方抹了幾劃；單純想綁個頭髮方便行動，結果忘了先把碰過泥土的手掌拍乾淨就摸上後髮，導致上頭也跟著沾上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馬尾都抓好了才想到他根本沒偷渡皮筋出來。

他倒是有抓了幾個不會暴露到那傢伙象徵的金飾來販賣，但是、一來他不熟市場的價格，二來是他已經習慣了好的食物，花費相當高，街上還有小偷橫行，身上早就沒錢了。

回顧著當下的情況，卡西忍不住扁了扁嘴，臉上盡是委屈。那些好看好吃的商店只能遠看不能進去享用，每個櫥窗看個過隱而已，肚子一樣空空的。

少年蹲踞在巷口，抱著自己的膝蓋，開始懷疑起反叛這件事是對是錯。除了有時——其實還挺常的——會遭到拳腳攻擊以及發洩的性行為，其他日子都是好吃好住的供著，離開那裡他也不知道該怎麼生存了。也許他可以如母親那樣從皮肉生意入手，然而外頭的水深著，身無分文的在哪都不好混，還不如被人或吸血鬼養著。

他習慣了那種生存方式。

現在也無法回頭了，習慣和離開都是。

白皙的手捏著右耳下的飾品，冰涼的合金接收著指腹的溫度，目光放空的思考著。

阿琪伊確實是有些餓了。

女人柔軟的腰身貼附著指尖，羸弱地倒入他的懷間，凡派爾姣好的面容上扯開溫柔的唇線，刻意的笑意隱沒在雪白脖頸邊，它該是上等的，然而幾分人造的香脂味卻在鼻間徘徊不去，到了嘴邊才發覺它是差強人意的次品帶來的錯愕惹得他眉間輕皺，晝夜日更都未覓食的胃袋堆疊著止不盡的饑餓，他確實是餓了，才會任由如此不清晰的知覺蔓延所有感官。

不過也罷，在這樣陰鬱灰暗的角落裡他也沒奢望過。

凡派爾的尖牙刺入血肉，幾聲破碎的低吟在吸吮間漸趨痛苦，眼帶希冀的女人伸出手，指尖停留在他的胸膛上緊攥不放，像是渴求、像是求饒地反覆扒抓，直至最後的血液引來終結，寂靜的巷內深處唐突的樂章戛然而止。

飽腹一餐的他攙扶著不再動作的身軀，左手仍舊撫著那變得更細瘦的腰際，右手牽起那乾癟的手掌，輕柔地將它放下，足下的雕花橫飾皮鞋啟步離開隱沒的暗處，鞋底敲響石磚，一

步兩步，在蜿蜒連綿的窄巷內行走，而一股清甜隨風而至，過於好聞的香氣引起凡派爾的興味。

那是一個小小的、蜷縮在巷口的人類所散發出的香氣。

『他』，一朵一眼望去就能明瞭他在溫室裡被好生滋養、被以情以愛用心灌溉而出的美麗花朵，在夜幕下更顯艷麗的焰色長髮，灰白色的眼眸躲藏在細長眼簾之下卻依然掩蓋不住的光采，輕易地奪去凡派爾的目光，禁不住誘惑地停留了片刻，他驅步靠近，佇足在那道身影前，鮮紅的寶石眼閃爍，嘴角再度勾出柔和的笑意。

「小花，坐在這裡可是會被拐走的哦。」

阿琪伊方才連個底都沒能填上的腹胃此刻又驀地鼓鬧起來。

如果被拐走能有美食吃，他熱烈歡迎誘拐犯。

「那也要看拐人的誘餌是什麼。」少年仰起小巧的臉蛋，灰色的眼珠自然而然地向上移動仰望著來人，這樣的角​​度使得眼睛更加圓潤，與路邊流浪動物見到人類時相似的動作，由他做來沒有了可憐落魄，只保留了天真的意味。

他雙手捧著自己的臉頰，毫不掩飾地流轉眼眸審視站立於面前的青年，沒有陳舊皺摺的上好衣料，隨低首飄動垂落下的淺色髮絲看來是精心呵護過的柔順，即使處在陰影下依舊血紅的眼睛蘊含著珠寶的碎光。

這種眼睛他看過，還很熟悉，對方的身份呼之欲出。得出結果後普通人遇見吸血鬼的害怕沒在他身上出現，卡西心裡第一個跳出的是期望還有——找到了。

漂亮的灰眼微眯，上揚的嘴角透露一絲狡黠，他記得那些大人們喜歡悅目的人類，飲食更是離不開他們體內流動的液體，雖說凡派爾不是非他不可，但他的勝算挺大的吧？

「也許先生有所希望的，而我也能給您想要的。」

「您想要什麼呢？」凡派爾常見的要求不是血液就是服從，自以為深諳交換選項的卡西，詢問的眼神真心且直接。

這是朵精緻帶著刺的小花，阿琪伊給下第二個評語。

說是男孩也不為過的少年抬起頭，前一刻只在髮隙之間瞥見的漂亮面容這回倒是毫無保留地展露在他眼前，那看來還是人類之中的幼崽，瘦小單薄的身板下卻是污泥也遮蓋不了雪白如脂般的無瑕肌膚，小巧的臉蛋上是街角暗處生存的人所見不到的紅潤頰肉，無不一處都暗示著曾經的豐衣足食，霧灰的眼眸裡漾著粼粼水光，靈動的目光帶著幾分欣然直視著他，咕嚕咕嚕轉動著有些可愛，似乎一不小心就會身陷其中而無法離去——或許他得再次強調，那確實是在他長久的歲月流逝中亦是難能可貴的美麗。

「看來你知道我是什麼。」

少年目光裡的晃影流轉與他語氣中的期望淺而顯見，人類總喜歡以假裝真誠的謊言包裹無盡的貪欲，而眼前這個卻不如此，他伸出手牽起少年，在不傷到對方的情況下使了點力拉起坐在泥地上的人，而還尚清閒的另隻手輕柔地扶住窄瘦的腰際，防著因慣力帶來的不平衡。

「既然知道我是什麼，這番話豈不問得沒有意義？」

溫柔的凡派爾彎開嘴邊的笑意，身前的少年並不如蜷縮在地時那般矮小，那額間的散髮在動作之中微微晃動，若有似無地掃過尖牙貼前的唇瓣——在凡派爾的刻意下，他們有如相擁的戀人般極盡靠近——他微微傾身，彷彿埋入那混著汗水泥沙卻仍有清香瀰漫的脖頸，貼著耳際邊緩緩吐出更溫厚的聲調。

「小花，你不如告訴我你想要什麼？」

騷動鼓脹的腹胃迫使著牙根隱隱發癢，阿現伊想著，看在這孩子這麼香的份上，或許為他實現一點小願望也是可行的。

在他飽餐一頓之後。

凡派爾近在眼前的白頸隨著少年的偏首稍稍偏離，他小幅度的轉過頭，距離近得能感受到雙方淺淺的呼吸熱氣，鼻尖飄過屬於男人的氣息，本該乾淨清新的味道夾雜些血鐵鏽味，即使明白血味的意思與寶石眼的危險性，眼睛依然直直地望進那雙璀璨紅眼，這樣的距離能清楚地看見其中晶瑩的血色深潭，沒有瞳孔的眼睛有如人工精細打磨過的珠寶，凡派爾的專屬象徵。

看夠了對方奇麗的雙目，卡西才帶著笑意，幾日缺少營養而失些氣色的雙唇開闔，語氣從容的開口：「養我。」

「要打、要血、要玩都可以，您可以擁有我。不過——」壓著男人胸膛的手倏地抓住領結拉扯，柔軟的嘴唇擦過面頰，同樣親暱的姿勢換成少年微抬著頭，貼近隱匿在金色髮絲裡的耳廓說話。

「是要那種高級的飼養。」

「反正您也不差錢吧。」疑問的句尾，話語中滿是肯定。

他要求的不多，就只是想要不煩惱錢財、不工作又能有好的物質生活，他早就習慣挨打的疼痛了，全當生活費在承受。

「您想要的、我的什麼都給您。」懷裡的少年誘惑地呢喃。

然而少年的話說得誘人，可阿現伊卻忽地失了興致。

被扼殺在胃袋裡的食欲化成冷意，隱沒在凡派爾依然不變的溫柔眼眸裡，他鬆開了少年的手，退開一步，只徒留指尖相勾好似不捨得離去，幾分遺憾地開口：「可惜我不養食物。」

阿琪伊的目光在一瞬之間變得迷離，他回想起在幾日前的夜裡飛濺了一些鮮血的書房，不曉得是否被清理乾淨了，那個離他而去的人類帶著他的吸血鬼獵人再度回來，只為了狩獵一隻吸血鬼與他那些枯燥無趣的財富。

曾經說著愛他的人類，怎麼就不見了呢？
只殘留厭惡與貪婪的漂亮金目最終流著苦痛的淚黯然死去，令凡派爾感到惋惜。

——『阿琪伊，你不愛任何人。』

「我只能圈養愛著我而我也愛著的東西。」阿琪伊微笑著說，目光清明如水，清淺的話語中帶著堅定、與如晨霧般旋即消逝的偏執。他轉動交纏的指尖不得已離去，搔過少年的掌心沿著瘦小的手臂攀爬，在誘人的鎖骨與脖頸邊遊移佇足，夜風才挾帶著低柔嗓音而來。「我不需要你誘人的血液，也不需要你的身體——」

隨著話語，凡派爾的指腹緩慢地、仔細地描繪著少年的輪廓，而後極輕地貼上那柔軟的臉頰，彷彿對待著易碎之物那般珍貴，他血紅色的寶石眼對上那雙灰眸，眼底流光輾轉，耀眼卻也有些看不清那裡頭的真意。

「我只要你愛上我、將所有的愛都為我所有，那麼我便也將為你所有、愛著你。」阿琪伊說，像是誓言般真摯而渴求，「你的任何願望我都為你實現，只要你永不背叛——」

「若是你背叛我、」他停下聲響，下一刻深情蕩然無存，紅寶石色澤加深，那是血液乾枯的顏色。「我就會殺了你。」

「那麼只想要我的財富的小花呀，你真能給我想要的東西嗎？」

撫著臉龐的手指滑向唇瓣，上頭的銳尖刺入，頃刻間鮮血的郁香漫溢。

好吧，他沒想過對方的要求是飄渺的感情，不過換個角度思考也是在要求忠誠，這樣想倒是挺正常的。

「好啊。您想要的、我的愛、我的忠誠、我的全部都給您。」比凡派爾的還小還細滑的手撫上臉旁的手掌，唇上滲出的血液為姣好的臉添增了份豔媚，沒有一絲假意的眼表明了他的真心：「我會依你而生。」

「不過我還沒有有意識的愛上過人，也許您能提點我。」濃密的眼睫擺動，在那之下瑩瑩的灰色眼眸反照著面前的紅色寶石與其俊美的青年，前幾秒才剛對著自己述說危及性命的話語，或許只有像他這般不在意身體或生命的人才能轉眼就沒帶任何顧及和影響的承諾會愛上對方——又或者對生命的看點與平常人不同的人。

人的生命時間很短暫，就該享受到最後。

再者，這名凡派爾的外在和氣質他也蠻中意的，就跟世人喜歡漂亮的事物一樣，他也喜歡。

「還有，我想要的不是財富，是生活，是想要被飼養。」

他自己也說不清其中的差異，但隱隱覺得那是不一樣的，不是財富這麼膚淺的詞彙。

帶血的嘴唇磨過青年細長的手指，以唇於指側畫出鮮紅的線，鼻唇貼著微涼的掌心，上望的眼無意識地勾引著男人。

「卡西，法蜜嘉，我的名字。」

他答應了。凡派爾眼中的石榴石在片刻間閃爍成芒，他接下說，阿琪伊·加法，那是許下誓言與永恒相依的名字。

可少年接了下去，那真誠卻也帶著茫然的口調令阿琪伊無法理解，卻也被一眨眼地拋之腦後——愛了即是愛了，在說出口的那一刻，我便會愛你，而你也是如此。從來的每一個誓言都是如此。

縱使許下那些誓言的它們都未曾為阿琪伊停歇。

「既然你能給予我想要的愛，那麼不管是財富也好、生活也罷，你想要的我都會給你。」

他喜歡少年那掌中的微暖體溫，或許是夜溫驟降掠奪了該有的正常溫度，但比起他身上長年低如寒霜的冷冽仍是好上太多，他們仍然貼得相近，那唇上散開的血花與不斷汲取來的溫暖煽惑著凡派爾躁動的心思，臉頰上的手轉而攫住手背上的溫度，拉了下來十指相扣，被抹上的嫣紅化入雙手之間。

阿琪伊任由欲念傾前吻上少年的唇，他細細慢慢地吻著，啟口舌尖探上勾勒著唇瓣上的細線，一點一點啜飲著溢出的美味，血味瞬間瀰漫口腔，說是親吻，更像捕食。

一吻之後，滿足的阿琪伊握緊手中的溫度，拉著少年踏出身處的巷處，夜幕上星河點綴著月光，照落下的光芒映著凡派爾的雙眼折射出柔和的光采，他看著眼前的人，露出今夜第一個純粹的笑容。

「那麼，卡西，我們回家吧。」

此刻他愛上了眼前這朵絢麗小花、與他口中落下的誓言。